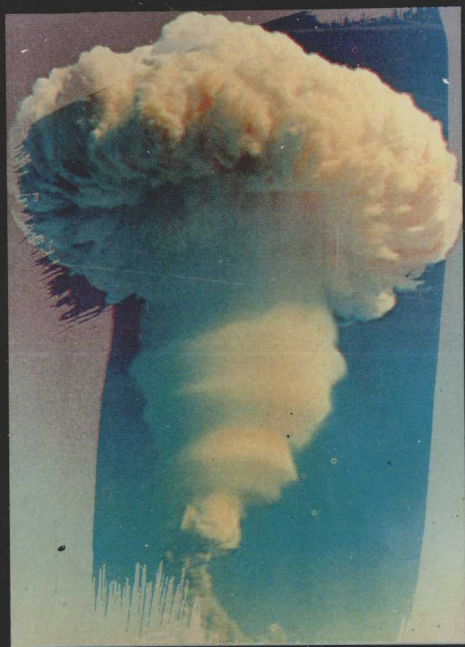


原子弹四部曲
之一



太阳神的 神庙

苏方学

江苏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
献给战斗在核工
业战线上的英雄
们！



(苏)新登字 007 号

太阳神的神庙

作 者: 苏方学
责任编辑: 李荣德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3
字数: 350,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691—X/I·658
定 价: 14.6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和蘇方學田志

吟誦華章多友揚
同聲若巷記德新更
喜生志勤奮筆
國政科技明精美

鍾一葵筆



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書

我贊賞表現中華民族
偉大精神之文學藝術

丁衡高

目 录

一	开篇,并非序言.....	1
二	列宁签署的	3
三	布拉可夫倒楣的右食指.....	17
四	尚家骥,到九号信箱去	22
五	九号院里的人们.....	38
六	莫斯科餐厅的奇遇.....	53
七	写给薇拉的信.....	57
八	莫斯科——北京.....	66
九	余波.....	81
十	晏子峰教授的三个女儿.....	84
十一	倒运的女婿	105
十二	崴脚的人	113
十三	夜光笔和背上的姑娘	117
十四	狗·情人·布拉可夫	127
十五	圣诞老人的礼物	135
十六	画品	154
十七	关于模型厅的日记	164
十八	采石场·日记本·报告厅	173

十九	特号鞋的风波	184
二〇	拯救	204
二一	夜壶·人奶·军功章	212
二二	红色狂飚旅传奇	225
二三	布拉可夫的妙方	246
二四	藏书票·娘·巴索的命题	248
二五	爱情穿凿的故事	255
二六	鬼歌	265
二七	白的,黑的,红的	280
二八	西伯利亚迷雾	295
二九	炮声与葬礼	303
三〇	不祥的传闻	333
三一	别了,布拉可夫兄弟	342
三二	希望石的故事	357
三三	麻雀窝·钞票书笺·酱油·赖汤元	369
三四	米尖椒与大科学家们	381
三五	婚礼后的风波	404
三六	画眉还会唱吗?	414
三七	医院·坟·鸡眼病	434
三八	野种	445

三九	龙王祭	450
四〇	惊天动地的,不是故事.....	458
四一	一袋毛薯	476
四二	中秋	480
四三	跨过死亡的门槛	486
四四	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494
四五	深夜	501
四六	诗的动员会	507

开篇,并非序言

凡人都有引以为荣和羞于启齿的事。

援华专家布拉可夫直到离开中国,一直羞于承认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中国青年爆轰物理学家尚家骥始终闹不明白生身之父的真名实姓,究竟是当过苏联红军红色狂飚旅政委的马尔吉呢,还是当过抗日义军司令的巴图。

毕竟,伦理上的难题远不如物理上的谜难解。他常去叩问布拉可夫,后者最烦他,见他如见贼,有时气恼得勾起右食指叩叩茶几。他不相信乞讨学问的中国人能研制原子弹。上帝,为何让这么一头叫驴来烦人!

真是奇怪,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造原子弹?赫鲁晓夫同志不是说过么,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足够了,何必再造第二把呢?

布拉可夫只是自个儿思考,懒得去向历史要答案。他懒得想,希特勒以其闪电战术横扫欧洲大陆时,投奔美国的大半个世界著名科学家为何联名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赶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武器?他懒得想,拥有原子武器的美国政府如何挥舞核大棒威慑整个人类,那个带着“上帝神圣的托付”去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的杜鲁门,为何在斯大林面前说,美国于45年7月中旬成功试验了一种威力强大无比的新炸弹呢?他不想想斯大林何故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很有兴味地抽着烟

斗，甩了甩火柴头，上厕所小解去，悄声嘱咐莫洛托夫，即刻电告国内，加紧研制原子弹呢？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更是多次听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扬言要以原子武器打击中国援朝部队，甚至要在中国本土制造第二个广岛、长崎。因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点一点指头说，我们也要造一点原子弹，造一点氢弹。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家会说你不算数。

这就是历史。

布拉可夫懒得思考历史。

他只是厌烦尚家骥。

奇怪，他的母亲尼娜·瓦连京芙娜为何望见尚家骥来访都高兴地碰响那对小银杯。他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听见母亲自个儿碰杯作乐，可现在是在中国，母亲为何要以悦耳的银杯声欢迎尚家骥呢？

命运？是命运使然？

二 列宁签署的

一九一九年冬的莫斯科，缺柴又缺粮。

这是个灰暗的日子。太阳也被冻得面色惨白，从浓云里露出半边脸，斜睨莫斯科城。

街道堆满积雪。雪是干的，掺杂微尘，成为灰雪，也有被煤灰染的变黑了。-

不知又有什么人冻死或饿死，拉尸的胶轮板车，由瘦马从小街拉到教堂附近的墓地去。

在街上排长队的人们向死者画十字。

画了十字，他们又都扯起衣领，裹紧围巾，缩着脖子站在原地等领配发的食品和劈柴。有的跺跺脚，有的原地踏步，怕双脚冻麻。人们的鼻孔里都呼出白雾气，雾气凝成冰珠，缀在妇女的额发，亮闪闪的。

这时，一支穿戴各异的红军队伍，大概是由穷人、士兵临时组建的，在匆匆赶往前线。他们有的驾驭马拉炮车，有的唱着军歌，绕过排长龙的居民，辘辘开进。

驭手叫米什卡，还不满十六岁，也未长胡子，左颊有几点雀斑，瘦削的肩头微端，支撑过宽的军装。帽子也比头大，扣到了眉骨，遮住半只耳朵。他也唱歌，在百多人的合唱队里，独有他的嗓音像女歌唱家那样清亮，高出一个八度。突然，他像发现了什么，停止歌唱，似乎他不唱，队伍就无法前进，都止步朝前默望，驻足的辕马仿佛惊奇得嘟噜地打个响鼻。

米什卡拍拍打盹的军官巴索：“中尉同志，要向她表示敬意吗？”

巴索的穿戴全是旧俄军队的衣帽。方形的毛皮帽斜插红·黑白三道布条。布剪的红五星像是匆匆胶上的，略微歪斜。这顶帽也大，稍前倾，能为双目遮光。他袖着双手，斜靠炮弹箱打盹，耳朵却很尖，听到米什卡问话，即张臂伸腰打个呵欠：“谁呵，米什卡，是老爷还是小姐？”

“贵族老爷！”米什卡故意戏弄他。

他果然脱帽坐起，眯眼朝前望，渐渐地，眉毛飞展了，双眼睁大了——在丁铃铃的辚铃声里，一辆带篷的双轮马车迎面驰来。驭手竟是身材窈窕年轻貌美的女人。她紧裹紫红色长绒围巾，露出鼻子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目光从长睫毛下带着朦胧的笑意睨着惊呆的士兵们，一闪到巴索脸上，巴索顿觉脸热，身子一抖，打个响嚏，蹬米什卡一脚。“开什么，呵嚏——玩笑？”忙往头上扣下帽子。

米什卡敛住笑，偏开辕马，给双轮马车让路。“中尉同志，您为什么爱向贵族老爷小姐们脱帽致敬？”

“不是爱，是习惯。”巴索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美丽的女人，她在叫马缓行。

米什卡挽一挽缰绳：“我不止一次看到，贵族老爷被押上刑场，你还脱帽。那时我就想，要是俄罗斯还有一个贵族活着，您还会脱帽致敬的。您瞧瞧，这位小姐像贵族小姐吗？”

“她没有那种耳环。”巴索漫不经心回答。

米什卡回头一望，再不吱声。他虽然年轻，毕竟有颗爱美的心，也和大伙儿一样入迷地凝望那位女子。

美丽的女人在众目注视之中，稍稍犹疑，还是轻鞭催马，

迎着炮车驶来。街道窄，双轮马车几乎要擦过炮车才能通过。

“让开道，弟兄们！”巴索向战士们喊道。

发呆的士兵们梦醒了似的，有的让路，有的贴墙站着，目光还是离不开她，都对她默默傻笑，但谁都没笑出声。

巴索则不然，胸间发野的心，随着渐渐抵近的双轮马车加剧跳动，越发野了。眼看她快要 from 身边过去，他突然抓住她握缰绳的手，送过胡子八叉的脸去，笑道：“赏个吻吧，加加温。”

女人惊目嗔他。

“那么，让我摸一摸你那两个肉坨坨。”他伸出另一只手。“瞧瞧，都快冻僵了，这手！它可是要为革命扣枪机哩，给暖一暖。”

“放规矩些吧。”女人推开他的手。

他觉得手暖了，扬起手笑道：

“弟兄们，谁感到身子热，算谁有福份！”

战士们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有人答：“我们还嗅到鱼味呢。”

“这么说，我们需要她，太阳，一同去前线，是不是？”巴索笑着，要捏她的乳房。

不料，她猛挥马鞭，狠抽他的手，即驱车从炮车一侧驶过。由于太急，车稍偏，一只轮嵌进石沟，险些倾覆。巴索见状，忙跳下炮车，一边喝令战士们：“快顶住马车！”一边蹿到路边，用肩膀顶起车帮，嗨一声吼，车上了路，轻快地开走了。

这时他才感到痛，吮着手背上紫红的鞭痕，呆望马车。马蹄叩响鹅卵石铺缀的街道，得得得，伴随丁铃铃的辔铃声跑远了。

米什卡提醒愣神的巴索：“中尉同志，她有个十字药箱呢。”

说不定……”

“说不定，她将是我巴索的老婆。”

他哈哈笑着，爬上炮车，望着远去的马车，使人意外地哼起忧郁的歌。

双轮马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漂亮女人进入大楼，上楼梯，走过铺着地毯的长廊，拐弯，推开接待室的门。

接待室里坐满求见列宁的人。

她一过去就向秘书提出要求。

“稍候！”秘书指指末一个座位，即转身对一位年近三十的妇女说：“公民，您刚才说要请列宁同志管一管您的丈夫，不让他酗酒。我想，这件事不必麻烦列宁同志吧，我给你想出一个办法。”便对那位妇女附耳悄悄话，那个女人笑了。秘书即喊：“下一个！”

美丽女人忙问：“该是我吧？”

“稍候！”秘书又接待一位妇女。

那个妇女要问列宁，穷人还要不要上帝的恩赐。秘书竟然有功夫问是想请上帝赐予一个好丈夫呢，还是一普特面包。

无聊！她不等那个女人回答，即插上话：“都要！我就是为丈夫来的，您瞧瞧，秘书同志——”她摊开绉巴巴一封信。“我有十万火急的事要见列宁！”

“都一样！”秘书只顾着她：“您还是先去排队吧，小姐。”

“我不是小姐。”她郑重声明：“我是红军的妻子。丈夫要我来向列宁同志面交这封非常重要的信……”

秘书一瞥那封信，惊目圆睁：“上帝！您怎么不早说。”即拿剪刀要开封。

“不，他再三吩咐，要我亲自交给列宁。”她忙夺回信。

“稍候！”秘书急匆匆走向列宁办公室。

办公室里，列宁在和一位端肩膀的瘦高个儿作家说话。作家抽烟斗，咳了两声，继续为知识分子申诉什么事。

列宁见秘书探头过来，说：“对不起，彼佳，高尔基同志的批评意见还没完呢。也快了，现在该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后一章吧。对么，马克西莫维奇？”

“不，不，我只是运用批判的武器，而您，伊里奇，您似乎喜欢利用武器的批判。”高尔基咳了咳。

列宁眼里闪烁机敏的亮光：“似乎？喜欢？用词不当呀，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是被迫而为。不过，我赞同您刚才的意见，那样对待物理学家、化学家，愚蠢！”

“应该说是一出悲剧。士兵们砸了他的实验室，有的偷走了他的量杯，拿去喝伏特加，喝醉了，尿进玻璃试管，要他分析尿样。”

“这样，教授理所当然提出抗议喽。”

“教授很生气，他要我问您，列宁同志，问您知不知道就在今年，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英国卢瑟福教授在卡文迪许研究所做出了分子裂变试验？”

“哦，是氮分子的裂变吧。”

“正是……”

“知道，知道，请转告教授，列宁当然注意到卢瑟福教授的

研究成果，将对人类文明产生微妙的影响。也知道我们最终必须靠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世界较量。看不到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竞争，就不是远见卓识的革命者。”

“可是，我们却容忍愚蠢行为，让一群愚氓迫使一个天才科学家分析尿样！他们，还要他干杯，想用尿灌他……”

列宁突然站住，盯着高尔基。“呵，不错，是悲剧，马克西莫维奇。不过，如此加罪于苏维埃政权公道么，那种愚蠢行为，其实是旧俄文化延续的现象。透过那种现象，您难道不更清醒地看到，革命更需要文学去为现实世界创造一个神圣灵魂么。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清除人类的愚蠢、野蛮、卑俗、贪婪——总之，要清除一切邪恶的东西，不断净化人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实际上已进到一场旷日持久、异常艰苦卓绝的圣战了。哟，话说远了。您，今天还为科学家来要面包，对吧？”

“作家也需要面包。”

“这么说，没有超现实的文学？”

“是的，文学不可缺少食物。”

“妙极了，马克西莫维奇，妙呵！超现实派饿了肚子想到面包，面包问题又必须通过政治问题，政治为了面包，有时不得不采取最高的斗争形式——武器的批判。”

列宁一手抚额，一手叉腰，仰天大笑。

高尔基疑惑地蹙眉，摇摇头：“那种批判太激烈，太过份了。”

“有何办法呢，那是敌人教我们做的。”列宁表情严峻了。“马克西莫维奇，您不知道，为了面包，前两天，我们的粮食征购队在无名站和抢劫粮车的匪徒血战半个小时。那是资产阶级阴谋家们导演的一场闹剧，他们想用最卑劣的手段制造饥

荒、死亡，唆使饿肚子的糊涂人起来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士们理所当然进行反击，打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中尉护送司机开车回到莫斯科，队长至今下落不明……”

“对不起，亲爱的伊里奇，我只是……”

“我了解您，高尔基同志，您有一万条理由要求人民委员会发布政令，保护科学家们、文学家们、教师们，以免知识这个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分子逃逸。您担心俄罗斯变成文化沙漠。但愿我们能抓住知识的尾巴，叫他，不，是请他从境外收回那只脚……”

列宁当即口授政令，立马发布。

高尔基笑微微站起，肘弯拐杖，说：“为此事打扰您了，我甚不安。”说罢欲走。

“帽子！”列宁为他从衣帽钩上摘下礼帽，一边拉开门。

高尔基戴帽出门时，秘书即带那位漂亮女人进去，轻轻掩上房门。

列宁刚坐到办公桌前，刚摸一摸睿智的前额，一边飞快地往台历上勾画几笔，头也不抬地吩咐秘书：“彼佳，请再查询征购队队长的下落。”

“是中国籍红军上尉马尔吉吗？”秘书轻声问。

列宁已在另一页上写《关于科学发展问题》。“正是。”

“就是那位在无名站上打击强盗的红军上尉马尔吉？”女人激动得脸红。

列宁抬起头，眯眼望她：“你认识他？”

“我现在代表他——马尔吉，站在您面前，列宁同志。”女